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四十三回 犬吠花村常使我提心吊膽 鳳隨蕭史不勞你夜去明來

且說毛氏如花勾引狂生伏准，後樓私會，掩門就寢。這正是狂生蕩女行苟且，信口胡言欺上天。只顧此時情似火，海誓山盟任意談。那知日後循環到，如影隨形箭一般。風流孽海無邊岸，一入其中退步難。花刀柳劍能追命，縱死黃泉無怨言。聰明反被聰明誤，那個愚夫婦女憐。暫擱後話且休論，伏士仁這番際遇似登仙。那蝴蝶五更送出後門外，狂生獨自轉家園。正遇勞動門外望，看見他滿面春風甚喜歡。叫聲：「大爺累殺我，昨日找了個攪海與翻天。只當相公先回轉，你到底昨夜存身在那邊？」伏生見問心得意，已往情由並不瞞。勞動啞嘴說：「大喜，賀相公到底得了位玉天仙。」伏生用扇頭上打，說：「狗材心知要緊言。」說畢走至上房內，夫人一見問根源：「昨日你望何處去？使我家中心內懸。」伏生說：「周世兄約我他家去小飲，就在前邊書舍眠。提起孩兒婚姻事，他說是有位姑娘性情賢。住在東南合和堡，離此不遠是家園。與元年貌多相稱，堪可匹配結良緣。」夫人聞言心歡喜，開言啟齒問根源。

說：「但不知此女是個什麼人家？」伏准說：「綢緞大賈，人稱員外。」夫人說：「咱們王侯門第，與一個商賈結親，不大雅相。」伏准說：「這有何妨？只要挑個好女子就是了。」夫人扭他不過，只得依允，就命任婆去說。

婆子到了合和堡毛家，見了毛員外與安人，誇獎伏生許多好處，說他是宦門公子，又是秀才，如今又在他姑母鎮國府內承嗣，家私怎樣富貴，門第怎樣榮耀，人品怎樣俊美，性格怎樣聰明，脾氣怎樣柔和，說了個千好萬好。毛安人說：「富貴家資我到全不稀罕，既是個好孩子，我倒願意。但只一件，我們老夫妻只有這一位姑娘，要招個好女婿養老送終，怎肯聘他出去？你回去向高太太說，若願意贅在我家，等我們擇個吉日，相相女婿，中了我的意就算定了。財禮聘金，全然不要。」婆子答應，回至麒麟莊，見了伏夫人，把毛家的話說了一遍。伏夫人說：「這如何使得？我為的是娶個媳婦在膝下侍奉，若贅在他那裡，媳婦兒使不成，倒把個兒子拐了去！」婆子說：「他那裡也是無兒，偌大的家產，一個女兒，捨不得聘他出來，要招女婿養老。」夫人說：「誰圖他那家財？你明日再去，向他說過門之後，七八里的路兒也不算遠，我叫他小兩口兒勤去看望親家。百年之後，叫他女婿穿孝發送他老夫妻黃金入土。這個好不好？」婆子說：「這個很盡情理。」當下別了夫人。

次日，婆子早飯後去了，回來說：「不中用，他那裡也是這個話，不圖家財，只要女兒、女婿長在膝下才稱心。」夫人說：「不中用罷，那個求他家公主呢？」伏生焦灼起來，說：「是不是又鬧黃了？實對你老說罷，這女子我在藥王廟親眼看見過了，甚合我意。若是說不成時，我這一輩子也不要老婆了！想原先那件事，你老要主意得定，也成就多時了，弄了個半途而廢！如今剛剛的訪著一位美人，老太太又不願意。」任婆說：「大相公也不用著急，等我想個兩全其美的方兒，再向他說說去，管保有准。」夫人說：「他再要不允呢？等我與他磕頭去？」伏生笑推著伏氏的肩頭說：「老祖宗別灑松香喇！等著使好媳婦兒吧。」伏夫人也忍不住笑了。

當下任婆又到了毛家，見了員外、安人說：「老婢昨日見高夫人，就把安人的表情細表。高夫人說，無兒靠女，情理必然。但我這裡也是無子，才過了姪兒，若贅在那裡，我這裡膝下無人；娶在我家，他那裡寂寞。何不兩便而行，在我這裡住一個月，在他那裡住一個月，叫他小兩口兒來回跑著，又熱鬧，又新鮮。我先死了，叫他小夫妻歸在那裡去，親家要先死了，就歸到這裡來。三姓的香煙祭祀，都是他一人承繼。這主意，員外、安人想可倒很好？」員外聽了，到有允意，安人還是不大如心。正在猶疑，只見一個丫環走來說：「姑娘請太太說話。」安人起身去了。任婆向員外說：「只因這對姻緣，郎才女貌，百分相稱，老婢才不肯不辭辛苦，來回跑腿。老員外乃一家之主，何不說句慷慨話兒，也就定了。」員外點頭，口內哼哼說：「太太來了，大家商議。」安人去了一回，轉身回來坐下，說：「任媽媽你回去向高太太說，親我算允了，就是你說好，我也不相女婿了。只是還有一句話，我要倒娶姑爺，先在我這裡住一個月，然後再送姑爺、姑娘同去住一個月，我再接了來。一來我們這些年也無紅白字兒，親友又多，應酬過好幾百銀子去了，我們打算著作個八朝，慶賀慶賀佳婿，收收分資，趁著我們老兩口子便也風光風光。你說去罷。高太太要不願意，你明日也不用來了。」任婆答應，告辭了員外、安人，又回鎮國府內見了伏夫人、伏准，說了一遍。夫人扭不過姪兒，只得依允。五月初六日過了紅定，毛家擇了十八日娶女婿過門。

那伏士仁若知時務，佳期在邇，且在家靜坐，略等幾天，明媒正娶，何等的風光？怎奈他被情慾所迷，不知自斂，還是夜夜到毛家與如花相會。這日也是合當有事，那毛家東隔房住著個監生，姓尤名光，表字潤華。生的黃白面皮，大眼高顴，機變詭詐。年方二十五歲，喪妻未娶，把些祖業花蕩殆盡，獨自一人，常在賭博場內為家，風月窩中過活。這日耍了一日一夜的錢，五更回家。剛走至毛家後門外，只聽裡面有笑聲，似兩個人說話。尤監生留心，就蹲在自家門牆裡邊望西觀看。只聽開門聲響。影影走出兩個人來，好似一男一女。一個說：「我怪害怕的，你送送我。」一個說：「害怕就別來，你快去罷，天眼看著就亮喇，有人撞見不是玩的。」兩三步跑進去了。那一個望廟後而去。尤監生就看在眼內。

腹中暗暗自打算，猜透機關八九分。「此事不必胡參想，定是如花小賤人。那丫頭流盼自憐能作態，丟眉撇眼暗含春。一定是香惹游蜂貪賣俏，幽情密約在花陰。方才可惜未聽准，不知來者是何人。我明日何不在此將他等，暗中觀看細留神。若還拿住丫頭短，訛他些財寶與金銀。其中還有便宜處，這個機緣真可心。」尤光越想心越喜，得意洋洋走進門。不多一時天大亮，這一日躺在家中不動身。吃足睡覺把精神養，看看天色又黃昏。磨了把尖刀藏齋下，四更以後出了門。溜至毛家後門外，斜隱身形牆下蹲。只聽得金雞三唱交五鼓，他這裡兩眼睜睜看的真。鴉雀無聲多寂寞，監生焦灼自沉吟：「莫非今夜不來會，枉費區區一夜心。」尤光正在胡思想，只聽得一聲響亮開了門。

監生連忙閃目觀看，只見還是兩個人，拉拉扯扯，走將出來。一個說：「好姐姐，送我過廟去罷！」一個說：「漢子家不差，倒叫我送！」那一個不鬆手拉著，二人走過土地廟後。

尤光低低咳嗽一聲，使女連忙跑回來，就要進去。尤光攔門擋住，低聲喝道：「你們作的好事！」丫環嚇的戰作一團，聽的是尤光的聲音，遂央告道：「尤大爺，不要高聲！我們恩有重報，義不敢忘。」監生把他拉進門來，回手問說：「我饒你，須要實言你們私會之人是誰？」丫環說：「不是外人，就是我們未過門的姑爺伏相公。」這般如此，說了一遍。尤光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原來是先奸後娶，咱們如今是官罷，是私休呢？」蝴蝶說：「但憑大叔怎麼吩咐。」尤光說：「要官罷，就就去見你家員外說說，叫大伙兒都知道知道；私休呢，好領我去見你家姑娘，我和他說話。」丫環無法，只得應允。尤光不鬆手揪著他，二人來至樓上。

如花在帳內躺著，問道：「你怎麼才回來？送出伏相公去了？」尤光把帳子一掀，猛然說道：「伏相公可到送出去了，只是又引個尤相公回來。」如花吃了一驚，翻身坐起，說：「呀，你是何人？跑到我樓上來了！」

毛如花復又抬頭觀仔細，認的是隔房尤監生。壯著膽子聲斷喝：「狂徒膽大了不成！夤夜入宅該何罪？非奸即盜律條明！喚叫人來拿住你，送到當官問典刑。快些下樓饒你去，少若遲挨我不容。」如花還要往下講，尤光冷笑兩三聲。湊至床前叫毛氏：「賤人少要假撇清！勾引伏家狂蕩子，先奸後娶把人蒙。今朝被我親拿住，丫頭親口已招承。好意前來將你勸，惡口傷人禮不通。似你這無恥無羞淫亂婢，留在人間待怎生？尤某學個古俠客，今朝打個抱不平。先殺賤婢出出氣，明日再找姦夫把帳清。」他這裡，伸眉怒目一回手，從腰中拔下純鋼二尺鋒。望著那蝴蝶如花只一恍，主僕兩魄散魂飛膽戰驚。怕死貪生無可奈，雙雙跪叩吐悲聲。哀告：「開恩饒不死，賤妾知情定補情。且憑尊意欲那個，奴自有珠寶金銀謝相公。」尤光說：「既然如此咱好講，我今有三事說來你可從？頭一件，與我金銀三百兩，想短分毫也不中；第二件，給張犯奸求恕字，把你們所作情由盡寫明；第三件，小生已入桃源路，莫使襄王夢作空。就是這麼三件事，願與不願早些哼。」尤光不住連聲問，怕死的如花只得應。這正是：茫茫孽海無邊岸，循

環至理在其中。此回節目全表過，再把伏生明一明。

且說伏准自那日五更從毛家出來，剛至廟後，聽得有人咳嗽之聲，忙忙走回家中。只為娶期已近，怕露了馬腳，也就不敢去了。彈指間到了五月十八日，毛家結彩懸花，門前車馬如市，賀客如雲，燈籠火把，彩轎細樂，吹吹打打，娶女婿。伏準頭帶軟翅烏紗，金花插鬢，身穿大紅圓領，金帶橫腰，足登粉底皂靴，肩頭十字披紅，打扮的風流濟楚。拜辭姑母，坐上大轎。迎娶諸客，車馬圍隨，不多時來至毛家門外。員外與眾親友把新郎迎進畫堂，天井設擺香燭喜紙，奏起樂來。紅氈鋪地，女眷、丫環攙出新人，頭帶五鳳金冠，身穿大紅通袖，宮裙繡帶，錦袱蒙頭，懷抱寶瓶，與伏生並肩而站。儂相贊禮，拜了天地、祖先、岳父、岳母，然後夫妻交拜，依翠偎紅，共入洞房。一對新人，牽絲坐帳，合巹交杯，不必細表。前庭員外、安人款待男女諸親。喜筵已畢，親友散去。

到了八朝，毛家令人來請親家太太赴筵受禮。伏夫人盛妝宮服，坐一頂大轎，任婆、蜂兒與兩個僱工婦都坐太平車兒，到了毛家。新親見面，迎入畫堂。丫環鋪下拜氈，小兩口兒叩拜行禮。伏夫人見新人果然貌美，心中到也歡喜。當下喜筵已畢，天晚回家，與蜂兒、任婆燈下閒談。婆子說：「今日大喜事，夫人何故不大歡喜？」夫人說：「哎，你還不知我的心事麼？我都是為什麼來著？原圖娶個媳婦來家，會會親友，膝下承歡，他偏要倒娶女婿，到占了男家的上風。他那裡風光熱鬧，我這裡冷冷清清。」任婆說：「這也算不上占咱們的上風，仍是他家閨女給了咱們的相公。到了滿月，他得早早送了來。雖說是一對一月，到了這裡，由著太太作主，多留他住幾天，他敢硬去不成？大家小戶作媳婦兒道理，誰家不懂？你老要有個三災八難，他爹媽就抬到床上，也得在這裡守著婆婆。」夫人見說道：「罷呀，罷呀！你還未聽親家太太望我說的話呢！好不受聽！」任婆說：「說什麼來著？」蜂兒接言：「等我告訴你。說他家姑娘自幼兒怎麼姣生慣養，怎樣要一奉十。怎樣氣性，大氣的哈一口就氣病了，幾天不吃飯。身子極其姣嫩，一點涼熱也見不的，冬天紅爐暖閣，不出繡房，還往往涼著傷風咳嗽，常吃人參湯、茯苓糕，保養得才好。夏天出房走動，都是一個丫頭打著傘，一個丫頭用扇扇著，才走幾步兒。針指女工，描鸞繡鳳，無般不會，就只是多作幾針兒，腦袋就疼起來。不如意的東西，強吃一星星兒，噁心七八天，不然就吐了。說這話頭兒，好聽不好聽？」夫人說：「不但言語不像，那一派勢力，顯才賣富的樣子，討厭極了！」任婆說：「罷，說來夠受，不是我說，空有幾個臭銅錢，行事更刻吝。這件大事，我跑了回子腿，可可惜賞了二兩八九銀子，連個花紅手帕也無有。」蜂兒說：「今日與我那三兩銀子賞封兒，只好有二兩六七錢重。兩方粗綾子手帕，一口氣兒吹到天上！」

夫人說：「我這件心事算完了。好歹去罷！只求媳婦知道好歹，我就念佛了。」任婆說：「看人頭兒也罷了，就不知心地兒如何。」蜂兒說：「依我看來，算不了出眾的人材，也不過仗著點子脂粉妝飾，濃豔鮮明，多顯幾分好看。若聽大相公口說，趕上咱們小姐的品貌了。依我看來，天上地下之分。小姐的容貌是越看越俊，肌膚顏色是自來的紅白，手足身段兒無般不襯，眉目轉盼，光彩照人，前影後影，一團的灑落，言談清脆，舉止安詳，意態神情，令人可畏。新人與他若站在一處，小姐是自然而然，新人卻有許多的做作。」任婆說：「小姐那日是假妝來的，可像個爺兒們哪？」蜂兒說：「可惜你沒看見，穿著那個衣服，帶著那個帽子，活托兒一位武相公！夫人與我們一點兒也看不出，後來說出來才知道了。那位姑奶奶又不打我，又不罵我，不知為什麼，見了他我就怪怕的。」夫人說：「你這丫頭到有眼力，細細想起來，新人何曾如小姐萬分之一？依那冤家誇起來好像個絕色，不管高低，一心要結這頭親事。想著前年老任你提城中安舉人的妹子，那女孩兒我看見過，比今日的新人還強些兒。依我也就作了，他嫌人家眼睛不活動，一定不作。」蜂兒說：「我看新人的眼睛好像喝醉了的樣子，好看出在那裡？」夫人說：「毛家這女子不知怎麼合了他的適，心甜意甜，一定要作。」任婆笑道：「這也是一定的姻緣，各是前世前因帶來的緣分。

常言說：緣分不在容顏上，情人眼內出西施。既然他小夫妻合美就算好，免的太太費操持。」夫人說：「生米已經成熟飯，也不過由天聽命與隨時。」說話之間天色晚，大家歸寢且安息。自此後，家內無人覺冷落，伏夫人口內不言心內急。只盼早到一個月，好會兒子與兒媳。逼真是無事偏覺光陰快，終日家悶悶沉沉無意思。早命人收拾蘭室設床帳，預備著子婦來家好住居。剛剛的盼至六月十八日，早早的吩咐廚下備酒席。密煮梅湯甜水水，沉李浮瓜果共梨。上品高茶葡萄酒，生涼解暑定神思。這夫人，張張羅羅諸事妥，單等著子婦歸家把早飯吃。坐在廊下春登上，呆呆盼望等兒子。只見勞動朝裡走，帶著那管家毛顯進門來。向前相見忙施禮，禮畢平身把話提：「員外安人差小的，有一言特稟親家太太知：小姐昨朝中了暑，至今只是嘔頭迷。又搭著三伏盛暑難行走，也只好暫且服藥與將息。不久立秋天氣爽，再送我姑娘到這裡。特命小人來送信，望太太且自從容待幾時。」夫人聽畢一夕話，心中不悅把頭低。一團高興如水解，不由萬轉與千思。任婆正在旁邊站，順口答言說：「也使的。大娘子既然身不爽，少來幾日也不遲。初三就是立秋節，算來不過數天餘。等我明日瞧瞧去，太太不須煩悶與著急。」蜂兒撇嘴把任婆看，伏夫人勉強開口把話提。